

新中華報

第三百廿七期

日本 宇垣坦台後

林銑十郎奉命組閣 陸軍方面表示滿意

東京廿一日電：宇垣坦台後，連日軍部方面之激烈反對而坦台後，繼任組閣的是林銑十郎，林銑十郎係一九一八年時，而後有得着日皇命令，指揮朝鮮軍隊之奉天人物，林銑十郎組閣後，得着軍部方面之助力支持，其組閣工作當無多大阻礙云。

又電：林銑十郎組閣後，其基本政策將以，改進行政機構，獨前提使，廣政一新，以便實現其九家口，而等主張林銑十郎係日本政治更加西歐化，而其外政策必日趨強硬無疑，今後將成爲完全之軍部內閣。

林銑十郎組閣成功

內閣名單已決定

東京廿一日電：林銑十郎奉命組閣後，於廿一日下午八時止，決定內閣名單如下：

總理大臣兼文部大臣兼陸軍大臣 林銑十郎
外務大臣(未到時由代理) 高橋是清(駐美使)
內務大臣(共濟會常務理事) 加藤田
大藏大臣(公費銀行總裁) 由雪
陸軍大臣(陸軍中將) 中村
海軍大臣(海軍中將) 米生
司法大臣(檢察局長) 佐野

社論 林內閣與西北問題

日本上屆議會中，政黨方面與軍部間的衝突，把廣田內閣搞垮了，而代之以起的是林銑十郎奉命組閣，宇垣坦台後，雖經竭力活動求得軍部與政黨方面之妥協，但是日本軍部始終以極強硬之態度，給宇垣一個不好的臉色，於是宇垣坦台後，連日軍部特別要求林銑十郎組閣，結果落得個拜拜大拜而去。

繼宇垣坦台後，則爲林銑十郎奉命組閣，於是陸軍部始於得着滿意表示以極大力量來助林銑十郎組閣，而新內閣施政方針，則以充實國防政策一節，而爲最要，因之日本軍部對林銑十郎組閣，更加厚意，而日本新內閣必爲完全之軍部內閣無疑，而林銑十郎爲一九一八年時，而後有得着日皇命令，指揮朝鮮軍隊之奉天人物，林銑十郎組閣後，得着軍部方面之助力支持，其組閣工作當無多大阻礙云。

對華政策必益趨強硬，而中國之困難，在法西斯的魔手，下將更趨嚴重，多此之時，中國外交只有一條以前之親日政策，取捨中國抗日之名義，與日之竭力抵抗，日之陰謀，而此種極端侵略外交之策，必當引起其和平統一之笑口，而只有這樣，才能對日之侵略，進行。

而西北問題之受影響，則尤爲重大之關鍵，因爲西北問題，培養民族的抗日實力，則抗日情緒高漲的人民，與軍隊，不但可以抵抗，而且可以進攻，而林銑十郎組閣後，其基本政策將以，改進行政機構，獨前提使，廣政一新，以便實現其九家口，而等主張林銑十郎係日本政治更加西歐化，而其外政策必日趨強硬無疑，今後將成爲完全之軍部內閣。

對華政策必益趨強硬，而中國之困難，在法西斯的魔手，下將更趨嚴重，多此之時，中國外交只有一條以前之親日政策，取捨中國抗日之名義，與日之竭力抵抗，日之陰謀，而此種極端侵略外交之策，必當引起其和平統一之笑口，而只有這樣，才能對日之侵略，進行。

農林大臣(農商次長) 中島
逕信大臣(滿洲參政) 西田
書記官長(參政院議長) 林銑十郎
林銑十郎組閣後，於廿一日下午八時止，決定內閣名單如下：

總理大臣兼文部大臣兼陸軍大臣 林銑十郎
外務大臣(未到時由代理) 高橋是清(駐美使)
內務大臣(共濟會常務理事) 加藤田
大藏大臣(公費銀行總裁) 由雪
陸軍大臣(陸軍中將) 中村
海軍大臣(海軍中將) 米生
司法大臣(檢察局長) 佐野

於今日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對議會之對策問題有所決定，至於對俄國問題，則本方針云。

新中華日報

第六期



建寧路總領
(珍)

一副說地是我們慣了，有個信心，几十個人的精神，住在他一個人身上，誰也不敢亂說。就是科上火，像他，也因為有了他的信念，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下一聲命令，生死不論，就找不到一個人不奮發去迎著死。不是的，死而勇猛，的冲上去，我們是怕他的，怕他，我們更愛他！

這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政治青年，告訴我的，當他述說着這一段話的時候，他的臉上隱藏不住他的興奮，他所說的，是謙呢，就是現在我所要說的，是凡華的彭德懷同志，他現在正在前方擔任着前敵總指揮的工作。

穿的是最普通的紅軍裝束但在灰
色的布的表面上簪着停着一層黃的泥
灰和黑的色鉛油顯得很回而且不大宜這
不過在他似乎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臉色
是看不消的因為常去都有許多被寒風
所摧毀的小裂口伸滿着但在這不能或為
澤亮的臉上又有個黑的活潑的眼珠結
動着得見有在成人臉上找不到的天真和
天真的頑皮還有一弦頗大的
嘴充分表示着頑強這是屈

於革命的艱辛階級的頑強的神情也一遇到一些青年的幹部或是什麼下級同志的時候看得出那些昂貴的或心都在他的那種最有自然最誠懇的握手和溫柔了起來。他也有時也同這些人南着玩笑說着一些粗魯無傷的笑話但更多的時候是耐煩的向他們解釋着許多政治上工作上的問題是切實的露着一個對同志間的坦蕩虛衷若若的人便望着他心在那些話裡沈靜了起來然而同時又更奋起了。但一當他不說話便想着什麼的時候周圍便安靜了誰也唯恐驚擾了他有些時候他的確使人怕的因為他對工作是虔誠的。一虽说在一切生活中馬克虎公不過這些受了很兇的批評的同志却會更愛他的。

反側。

他後前線上移來這裡，在昏迷迷痛中，已度過三天了。經過不少的注射和處方，體溫是由三十九度降到三十度，二但那双血液早已凝滯腐敗的脾，仍是蔓延着潰爛。今天下午經過金院醫生的會考，大家都在說着一些有望的話，但他們疏忽了，他們的兩頰和頰骨，尤其是眉頭都染了些不正的顏色，透出公狂的焦心和失望。他一切都清楚了一——腳內三圓滾水冰涼着，腳蹠的潰爛胫骨以上三四吋裹着一根斑紫色的帶子，挨着時脈和骨在刺

捆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揀着他們听老百姓講家聲，舉着大姆指在那些樣貌的臉上搖擺說着：唉，叫你老媽好的很的。那些頸上拔得有長毛的也會抱着他，或是將烟杆芒芒送到他的嘴邊，那怕他總是笑着推着來拒絕，後來他走了，供一些草堆上泥地上站起來，揀別了那些人走來了，但他的印象却永遠留在那些簡單，的乾潔的腦子中。

口深又顯得特別晶白，看試員指鹿為馬的說，那是尿液，但体温已降到三十八度二的人，不會失去最後的清醒，他知道——
——滑來的是行不厚道。
現在他狗娃在監獄的鐵籠被裡，
抗拒陣亡，從下掉下來的劇痛，不時跟蹤的熱一相身，但他沒有因這不斷的劇痛而呻吟，他沒有意識到犯他的心卻像受了最緊帶的束縛，為別一些問題苦惱着。

深夜
英妹

一患思，想沉重地彈加着他的心弦；
——醫生們的臉色，着數員的說辭，一月
未往驗到病，經常鄙視地指着兩個前症，
或一個斷死的老兵，或者是和同志，作永別？
——凡是每個人的必有結果，三十多年，前這
地時即帶來了，這多不幸，足已有記不消的
在鏡裡，翻滾了這多不幸，足已有記不消的
同志，何長祿，在南中國，劉雲北的，嶺南，上蘇

还不到最后破败程度的小蜜俚
仅有的中央一度地被篝火佔据着骄傲的
又性懦的内着红焰同冰沫的气交作最
後的搏斗十多个个梨木排似的排列在沿

林中嗎？增多我這一個數目是自欺的並
多少是虛談的？何況還可以驕傲呢？
——如果做一個斷足的老兵，像冬瓜樣在
坵上爬來爬去，那有什麼用呢？（接下版）

